

寡子卣铭文试读

余少红

(大连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 辽宁 大连 116622)

摘要 寡子卣是西周中期青铜器,从清代晚期开始,就有学者对其铭文进行研究。然而时至今日,其铭文中尚有个别文字未能正确隶定、识读,部分文字未能正确考释。现试对其铭文中某些文字进行重新考释,并疏解其文义。

关键词 寡子卣;铭文;西周;青铜器

中图分类号 K877.3

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1001-5019(2009)04-0069-04

寡子卣为西周中期青铜器,盖、器同铭,铭文共有十八个字。盖、器现在分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《殷周金文集成》收录有该铭文(5392号)《殷周金文集成释文》将其盖、器铭文分别隶释如下(原释文直行,三行。为便于排版,此处改为横排,在转行处用“/”隔开):

不叔 乃邦/乌乎 帝家以/寡子作永宝子(盖)

不叔 乃邦/子乌乎 帝家/以寡子作永宝^[1](器)

《殷周金文集成引得》隶释其铭文如下:

不叔(淑)^[2]乃邦,乌卣(乎) 帝家,以寡子作永宝,子^[2]

清代一些金石学文献著录过该器铭文,如吴大澂《窞斋集古录》、潘祖荫《攀古楼彝器款识》、方濬益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》、刘心源《奇觚室吉金文述》及《古文审》等,其中《窞斋集古录》、《奇觚室吉金文述》仅著录其铭文而无考释,《攀古楼彝器款识》、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》及《古文审》对其铭文有考释。

潘祖荫的《攀古楼彝器款识》对该器铭文的考释系取自周孟伯、张孝达之说。二家对铭文中的许多字释读有误,如周孟伯误“寡”为“曼”、“𠄎”为“贲”、“家”为“龟”、“𠄎”为“享”,张孝达误“寡”为“曼”、“乌”为“获”、“卣”为“廐(禡)”、“帝”为“敌”、“家”为“寇”、“𠄎”为“贲”、“𠄎”为“享”。同时二家都释“𠄎”为“谄”,以为“谄”表讯、问之义,读“不”为“丕”。^[3]所以,他们的考释价值不大。

吴大澂、刘心源、方濬益对该铭文研究的成就超过周孟伯、张孝达。吴大澂在其《窞斋集古录》中虽然没有对该铭文字形作出隶定、考释,但是在其《说文古籀补》一书中收有该铭文的一些重要字形,如“帝”、“谄”、“乌”、“策”、“卣”、“𠄎”、“寡”七个字条下收有该铭文字形,^[4]其中释“𠄎”为“策”,为他人所沿袭。

方濬益在其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》中读“不”为“丕”,并把“丕叔”当作人名,释“𠄎”为“谄”,训“告”。^[5]

刘心源在其《古文审》中以为“𠄎”在铭文中用作人名,释“𠄎”为“策”;读“叔”为“淑”;“不淑”为“不善”,自谦之词;说“𠄎”所从之“衣”为“卒”之省;“谄”用为“瘁”;“𠄎”用作“已矣”之“已”。^[6]

收稿日期 2009-02-15

作者简介:余少红(1968~),男,本名俞绍宏,安徽巢湖人,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师,文学博士。

高田忠周也释“𣎵”为“诎”，又说读“诎”可通。郭沫若说古文字从“口”与从“言”每无别，因此他释“𣎵”为“哀”；“哀”、“爱”古字通，铭文中该字读“爱”。^{[7]1296-1297}

上述诸家对该铭文的研究，我以为存在以下问题。

第一 关于“𣎵”字。

我在博士论文《说文古籍补研究》中以为“𣎵”为由“来”、“束”构成的字；“来”、“束”共用了下面的“𣎵”。实际上“𣎵”即“棗”字；“棗”即“枣”字。金文中确定为“棗”的字形有“𣎵”，辞例“酸棗(枣)”，为地名。^[8]金文中还有一个“𣎵”，铭文中读“造”。^{[9]1489}邾友父鬲铭文中有一个“𣎵”；^{[9]1310}郭沫若隶定该字为“𣎵”；“𣎵”即“邾曹”之“曹”本字。^{[7]16842a}“𣎵”右边的字形就是“棗(枣)”字，充当“𣎵”声符。

“棗(枣)”本是由两个“束”上下叠加在一起构成的。上述确定为“棗(枣)”字的金文字形与“𣎵”形近。“𣎵”实际上也是由两个“束”叠加构成的文字，两个“束”共用了“𣎵”下部的“𣎵”。拆开来，两个“束”分别作“𣎵”、“𣎵”。“𣎵”的确与古文“来”字形相类，但是“𣎵”与“𣎵”右边的“棗(枣)”字下部的“束”及“𣎵”下部的“束”也很相似，不同的只是后二者的“束”上部有横画，而前者没有。不过金文中的“束”有省简上部横画之例，如《金文编》“束”字条下收般中束盘铭文“束”字作“𣎵”形；^{[9]1488}就省简了其上部的横画。战国楚简中有从“日”、“棗”声的“早”字，如𣎵、𣎵、𣎵、𣎵，这些字形分别见于郭店楚简《老子乙》简1；^{[10]7}《语丛三》简19；^{[10]98}《语丛四》简12、^{[10]105}简13；^{[10]106}还有作𣎵的，字形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楚简《中弓》简14。^[11]尽管上述诸“早”所从之“棗”或有简省，或有变化，但是其所从之“束”均与“来”相混。因此我们以为“𣎵”是由两个“束”叠加在一起构成的文字，即“棗(枣)”字，只不过该字存在省简与共用构字部件现象。“𣎵”释“棗(枣)”在铭文中读“造”应为缔造义。

第二 铭文中的人物及其关系。

铭文涉及的人物，明确无疑的有两个：“乃”与“寡子”。“乃”在古汉语中常用作第二人称代词，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“你(的)”，铭文中的“乃”应属于这种用法。铭文中的“寡子”为作器者。

此外铭文中的“𣎵”或“不叔”也为人名。

关于“𣎵”《说文》：“𣎵，孰也。从高，从羊。读若纯。一曰鬻也。”据《说文》，其义为纯熟，音 chún。所谓“一曰鬻也”之“鬻”，据孙诒让研究应当是“𣎵”之讹；^{[7]3546-3547a}“𣎵”即“煮”。“𣎵”无论是训“熟”还是训“煮”，都不能读通铭文。

金文中的“𣎵”还有读“敦”之例，或表示一种器名，如陈侯午敦，或用在“伐”、“𣎵”等表攻击义的动词前，如宗周钟，但它们于铭文都难以读通。有时“𣎵”还可以读作姓氏字“淳于”之“淳”，如于公戟，本铭很显然也不是这种用法。

文献的“𣎵”也可以读“敦”，训“大”(许多古汉语工具书多载有此用例，在此不再举例说明)。但是此铭文中的“𣎵”若读“敦”训“大”，下文之“棗(造)”则缺少主语。因此“𣎵”不当读“敦”训“大”。

看来“𣎵”在铭文中表示的不是一般的语词，它要么单独表示人名，要么与“不叔”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名称谓。“𣎵”或“不叔”若是人名，铭文中“棗(造)乃邦”就有了主语，否则铭文缺少主语。

既然“𣎵”或“不叔”为人名，那么它与铭文中的“寡子”是什么关系，是不是一个人？

我以为，若“𣎵”或“不叔”为人名，他与“寡子”应当为同一个人。

根据铭文“不叔棗(读‘造’)乃(你的)邦”知“𣎵”或“不叔”为“乃”长辈。

如果“寡子”与“𣎵”或“不叔”不是指同一个人，他要么是“𣎵”或“不叔”的晚辈，要么是其同辈。如果“寡子”为“𣎵”、“不叔”的同辈，他应当是“𣎵”、“不叔”的兄弟。根据铭文内容，他是以伯父或叔父的名义向“不叔”的晚辈说话。可是有一个问题不能解释清楚：缔造邦国的是“寡子”兄弟，“寡子”在自己兄弟的晚辈面前训话当然可以，可是他凭什么还铸器刻铭来“永保子”？看来寡子不可能是“不叔”的同辈兄弟。

“寡子”如果为“不叔”的晚辈,他应当包括在“乃”之中,而“乃”是第二人称代词,作器者“寡子”在说及“棗(造)乃邦”时,不应当用“乃”,而把自己从“不叔”的晚辈中剔开,而应当用具有第一人称意味的字。可见“寡子”也不可能是“不叔”的晚辈,他只能与“不叔”为一人。

如“ ”为人名,与铭文中的“寡子”为一人,则“不叔”可以读为“不淑”,意为不善,为自谦之辞;也可以读“丕淑”,为自赏之辞,上述两种解释从文义上都能说得通。若“不叔”为人名,他与铭文中的“寡子”为一人,此时“不叔”作为人称谓用字,直接读“不叔”即可。

因此,我们认为:“ ”或“不叔”若为人名,他与“寡子”为同一个人。既然“ ”或“不叔”为人名,他又与“寡子”为同一个人,那么“寡子”就不应当是人名,也不太可能是“ ”或“不叔”的字,因为古代人自称时往往自称其名,一般不以自己的字自称。如此说来,“寡子”既非作器者名,又非其字。

先秦时,不仅君主可以自称“寡人”,一般人也可以谦称自己为“寡人”。“寡”包含有谦虚的意味。在古代,“子”为男子之称,畿外的诸侯也可以称为“子”。无论“寡子”之“子”是男子之称,还是指畿外的诸侯;“寡子”一词都有可能是作器者自己谦称自己。当然“寡”也有可能是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名而为史书失载,也有可能“寡”在后世文献中写成别的字,就像“匱”在后世文献都作“燕”一样。从铭文中的“棗(造)乃邦”之语来看,“寡”为国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因为“ ”或“不叔”瘁劳于帝家(周天子),而被周天子封为诸侯。

第三,“ ”、“ ”在铭文中的释读。

有人释“ ”为“诿”,训“问”、“讯”之义,把“ ”字与其后文字连成一句作“(以)寡子作 ”。我以为,这样的释读是有问题的。“ ”前是慨叹词“乌虘”,其后面句子的语气一般都是比较强烈的。若读“ ”为“诿”,义为“问”、“讯”,而“ ”字又属下句,铭文中的“诿帝家”只是一种简单的陈述,语气并不强烈。刘心源读“ ”为“瘁”、读“ ”为“矣”是有道理的。“瘁”可以训为“忧也”、“病劳也”;“ ”读“矣”,则“ ”只能与其前面的文字连为一句“ ”帝家 ”,即“瘁帝家矣”,意思是“忧劳于帝家啊”,语气较为强烈,与此句前表示慨叹语气的“乌虘”正好相呼应。“帝家”即帝王之家,指周王室。

铭文中其他字都是金文中常用字:“乍”读“作”;“宝”读“保”;“永保子”为“永保子孙”之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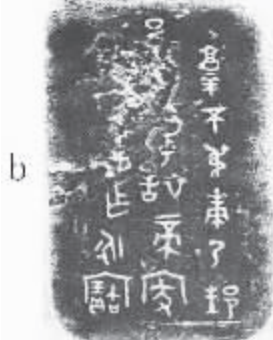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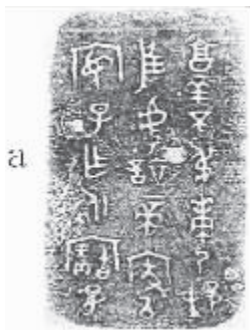
根据上述考释,现作出全铭释文。

(1)当“ ”为人名;“不叔”或读“不淑”,或读“丕淑”,全铭释文、标点如下:不叔(读“不淑”或“丕淑”)棗(造)乃邦。乌虘(呜呼),诿(瘁)帝家(矣)。寡子乍(作)永宝(保)子。

(2)当“不叔”为人名,全铭释文、标点如下:不叔棗(造)乃邦。乌虘(呜呼),诿(瘁)帝家(矣)。寡子乍(作)永宝(保)子。

以上是对寡子卣铭文作出的释读尝试,其中“棗(造)”字至今尚无他人考释出。由于该铭文文本比较简约,一些文字在铭文中的意义一时还难以确定,如铭文中“寡子”的具体含义;“寡”是否为邦国名?究竟是“ ”为人的称谓还是“不叔”为人的称谓?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附 寡子卣盖(a)、器(b)铭文拓片(取自《殷周金文集成释文》)



参考文献：

- [1]中国社会科学院.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 :第四册[M]. 香港 :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 :145.
- [2]张亚初.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[M]. 北京 :中华书局 2001 :107.
- [3]潘祖荫. 攀古楼彝器款识 :卷一[M]. 刻本. 北京 :京师滂喜斋 ,1872(同治十一年) 37 -39.
- [4]吴大澂. 说文古籀补[M]. 上海 :商务印书馆 ,1935 :68.
- [5]方濬益. 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 :卷十二[M]. 影印本. 上海 :涵芬楼 ,1935 :30.
- [6]刘庆柱. 段志宏, 冯时. 金文文献集成 :十一册[M]. 香港 :香港明石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4 :464.
- [7]周法高. 金文诂林[M]. 香港 :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,1975.
- [8]汤余惠. 战国文字编[M]. 福州 :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:476.
- [9]容庚. 金文编[M]. 4 版. 北京 :中华书局 ,1985.
- [10]荆门市博物馆. 郭店楚墓竹简[M]. 北京 :文物出版社 ,1998.
- [11]马承源.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:三[M]. 上海 :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:86.

Making Some Explanations to the Inscription in Guazi You(寡子卣)

YU shao - hong

(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, Dalian University , Dalian , Liaoning 116622)

Abstract : Guazi You , a bronze ware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, has attracted researchers to explain its inscription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. Till now , however , several characters in the inscriptions have not been identified , spelled out and explained. Textual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better explanation of some characters.

Key words : Guazi You ;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; inscription ; bronze ware

责任编辑 :徐玲英